

凤凰于飞



下

飘摇江山外，一场暗杀汹涌，
化作一段旷世虐恋情缘。



凤凰于飞



FENGHUANG
YUFEI

木子玲
MUZILING
著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凰于飞 / 木子玲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5.6

ISBN 978-7-5190-0025-7

I . ①凤… II . ①木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5421 号

凤凰于飞

著 者：木子玲

出版人：朱 庆

终审人：朱彦玲

责任编辑：刘 旭

封面设计：墨图工坊·肖 杰

复审人：李 民

责任校对：曹福双 肖 蕾

责任印制：陈 晨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，100125

电 话：010-65389137（咨询）65067803（发行）65389150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65933115（总编室），010-65033859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：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：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10×1000

1/16

字 数：500 千字

印 张：34.25

版 次：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90-0025-7

定 价：59.80 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第十六章	各怀心事	/ 001
第十七章	好女出嫁	/ 017
第十八章	深信不疑	/ 039
第十九章	往事沉浮	/ 054
第二十章	爱她如命	/ 074
第二十一章	聪明机智	/ 090
第二十二章	不识真面	/ 102
第二十三章	谋划全局	/ 125
第二十四章	放虎归山	/ 141
第二十五章	芳心一片	/ 156
第二十六章	风云暗涌	/ 178
第二十七章	心生猜忌	/ 196
第二十八章	情深意重	/ 215
第二十九章	调虎离山	/ 230
第三十章	王者归来	/ 245
第三十一章	良辰美景	/ 261

第十六章 各怀心事

卫清歌才进了府中，便看见卫青莲坐在凉亭中一脸笑意地跟卫西荷说着话，见到她来，立刻停了话语。卫清歌本来就不想见到她们，此刻也不打算与她们说话，故而只对她们微微笑了笑便欲离开。

“我们几个人日后难得聚在一起，你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哪儿？”卫清歌还未离开，便听见身后传来卫邛的声音，她不得不停下步子。

卫邛因前些日子帮助太子铲除了祝家，在朝廷之上已是有些权力，卫天对他比以往更是器重。故而他说此话时，卫青莲与西荷皆站起身迎着他。

若不是卫邛今日派人暗中保护她，她根本没有命活着回来，无论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保护她，她都还欠他一句谢谢。她转过身微笑道：“今日比赛累了，本想先休息片刻再去找大哥的。”

卫清歌并未如从前那般冷嘲热讽，这让卫邛心里好受了不少，声音也比方才柔了许多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便安排一下，戌时一刻就在胭脂阁小聚如何？”

卫清歌的心彻底沉了下去，他明明知道她最不喜欢让娘与她们姐妹二人接触，为何偏偏选择在胭脂阁！

“如此甚好，我有些日子未曾见到薛姨了，倒是想念得紧。”卫青莲笑着说道。

卫西荷从来都跟着卫青莲走，自然也是要去胭脂阁的。

卫清歌心中再不情愿，却只能应了下来，继而开口道：“大哥可还有别的事要交代，清歌累了，想先行回去休息。”

难道她真的喜欢上冉照，所以连看自己一眼都不愿意了么？卫邛只觉心中一痛，说出口的话便又狠又绝：“就算日后你是王妃，但也还是卫家的人，卫家家训莫不是忘记了？”

“从不敢忘。”卫清歌迎上卫邛的目光，语气淡淡地回道，“可是清歌并未对兄长有任何不敬，清歌真的是很累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卫邛看着卫清歌半晌，竟是说不出可以反驳她的话。

卫清歌看着卫邛脸上一闪而逝的难过，后悔方才话说得那样重，只好又开口道：“我也不是有意要顶撞大哥，只是大哥应该明白的，我今日确实是有些不适！”

经卫清歌这一提醒，卫邛才想起来她今天险些丧命，走到她身边道：“既是累了，大哥扶你回去便是。”

卫青莲立刻变了脸色，看着卫邛道：“我与她今日一同比赛，为何大哥偏偏对清歌这样好，怎不见来扶着我？”

卫邛冷笑了两声，猛地看向卫青莲，眸子里冷若冰霜：“此话倒是问得好，你怎么不问问清歌为何会累成这般？”

莫非是他知道了什么，卫青莲面色变得苍白起来。卫邛见之，冷笑道：“自己做过什么事，自己的心里都该是有数的。”

卫邛扶着卫清歌往胭脂阁的方向走去，卫青莲看着远去的二人，手心竟是冷汗涔涔，若真的让爹知道她要杀了卫清歌，恐怕她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。卫清歌是爹迄今为止最满意的棋子……

“大姐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”卫西荷拿出帕子将她额上的汗水擦去，关切地问道。

卫青莲点了点头，却一直看着卫清歌离去的方向。如今，卫清歌无权无势都已经这样难对付，若是有朝一日得了权势，那她岂不是会反过来杀了自己！想到这些，她竟然前所未有地害怕起来。

“伤得有多重？让我看看！”卫邛扶着她走到竹林子里的时候，他忽然开口

问道。

如此关切的语气让卫清歌觉得，她熟悉的大哥又回来了。只要卫邛对她好上一点点，她就说不出难听的话。她只摇了摇头，不愿让他看自己的伤口。卫邛见她对自己这般生疏，心生不悦，却并未强行查看她的伤势，只开口劝道：“你若伤得重，三日后嫁给冉照为妃，他必会有所猜忌，你总要让我知道哪里伤着了，我才好对症下药是不是？”

“你心中是不是只有卫家？”卫清歌叹了一口气，轻声问道，很快又自言自语道，“瞧我真傻，明明都知道的答案，偏要自己去问。”

“我心里也有你。”卫邛开口道。

“什么？”卫清歌以为自己方才听得不真切，复又问道。

“你一直都舍不得山上的那段岁月，我又何曾舍得？”卫邛知道这是卫清歌最后一次问他，她马上就要离开卫府了，为妃之后，他再想见她一面都会难于登天。他不想让她一直恨着自己。

“可是……”卫清歌紧紧捂住口，剩下的话却不知要怎样才能说出来，若是他对自己还有兄妹之情，为何要一次次偏袒卫青莲，让自己受伤害？卫青莲有任务在身，难道她就没有么？她从来不奢望卫邛能够帮她一二，却也希望他能冷眼做一个旁观者就好。可是卫邛却一次次让她失望，她以为他早就忘记当初那段在山中的时光了。

卫邛见她眸子里带着些泪光，伸手想要擦去她的泪水，却听见一丝几不可察的呼吸声。有人跟踪他！这人的武功居然在卫清歌之上，否则，她不会轻易将最软弱的部分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！

卫邛立刻收回了手，继而开口道：“只是，再舍不得又有什么用，卫家的一切才是我真正应该去关心的！”

卫清歌因他这番话竟是忘记了哭泣，她在心里骂着自己真是傻得透顶，竟然骗自己认为他有不得已的苦衷，竟然以为在自己要离开卫府时，能听见他心中的真实想法。可是她听见了什么，她终于明白了，在这个卫府里，没有一个是真正关心她

的人。

“你若安心为卫家做事，我必然还会待你如同从前那般。”卫邛明知此刻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针扎在她心中一样，她疼，他也跟着疼。可是此刻，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。

卫清歌努力让心情平静了下来，伸手抹去面颊上的泪，冷静地说道：“我自然会为卫家做事，谢谢大哥提醒。”

卫邛点了点头，见她这么快就平静了下来。不由欣慰了不少。若是换作从前，她肯定会哭上很久才会好起来。他一直希望她能变得成熟稳重一些，能够不被旁人打扰，如今她就快要做到了，可是看着她一步步变成他所希望的模样，他却不能拥有她，甚至连喜欢她的想法都不能让她知道，这是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他很想将她抱在怀中，像曾经在山中那般给她安慰，哄她开心，可是他现在还不能这样做。

“大哥就送到这儿吧，清歌自己能够回去。”原本她想跟他一起走，是想探一探他对自己是何态度，可是如今知道了，却让她更加感伤。

“你的伤……”

“不碍事，只要我还能回来，我就该庆幸了。多谢大哥出手相救。”卫清歌朝他微微一笑。

卫邛最看不得卫清歌这一副拒人千里的模样，却碍于身后有人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而无法开口再说些什么，只好点了点头任她离去。

一直朝前走的卫清歌似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忽然转过头看向卫邛道：“最近不要跟三殿下冉启有过多的来往。”

“为何？”卫邛问道。

“近日他风头太盛，所谓树大招风，防范点儿总是好的。”卫清歌轻轻地说道，“既然现在你是为太子做事，就不要再与冉启暗中来往了。太子心思缜密，若有一日发现你们之间有联系，怕得不偿失。”

卫邛一直与冉启暗中联系，却从未与之正面交往，两人皆是派手下互通信息。

卫清歌又是如何得知？他故作镇定地道：“我与冉启并无来往，你且放心吧。”

呵！她本好心提醒，他却一副防范自己的模样。她心下微恼，只看着卫邛淡淡地开口道：“若真是未曾往来，西荷腰间那块玲珑剔透的羊脂白玉佩从何而来。也许你会说是他人所赠，可那玉佩所刻纹缕独特精湛，只有专为宫里妃子或者皇子打造玉器的工匠才能做得出来。”

“我……”卫清歌竟是从一块玉佩看出端倪，卫邛心下感叹，再想辩解，却发现已词穷。

卫清歌轻声一叹，不再说任何话，朝胭脂阁走去。

待卫清歌离去后，跟踪的人也随之离开。卫邛的神情变得痛苦起来，一面是卫家滔天的权势与亲爹，一面是他心心念念的女子。他从来都不愿在这两者之间做出真正的选择，可今日，爹却逼着他做了选择。

卫清歌再回到胭脂阁时，薛夫人正坐在院子里刺绣。卫清歌走到薛夫人的身边轻轻抱住了她，见她在绣嫁衣，心中感动万分，不由轻声开口道：“娘，还有三日，我就要跟二殿下成婚了，怕是来不及穿您做的嫁衣，不要赶了。”

薛夫人未曾停手，只笑着开口道：“我跟你爹就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不能让你十里红妆嫁给二殿下，总要给你一件拿得出手的嫁衣。”

卫清歌还想说些什么话劝她，却见她眸子里固执的神情，只好坐了下来，在一旁陪着她。这日的阳光正好，难得她有这样清闲的时间可以陪着薛夫人，她笑着讲起幼年的时光，薛夫人一边刺绣一边静静地听着，时不时地还会插上几句话。上雪回来时，看见的便是卫清歌眉眼皆是笑意地与薛夫人坐在一起的画面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卫清歌心情好，语气也比往常欢快许多。

“你跟薛夫人聊着，我身子才好没多久，走几步路就累了，我先回去躺着休息，待晚膳的时候我再起来。”上雪回道。

卫清歌知上雪是在给自己与娘独处的机会，带着谢意瞧着她。

上雪见她动容的模样，笑着说道：“我跟着小姐时日虽然不长，可到底是将你当

作亲姐姐的，你这般看着我，倒是显得咱们见外了许多呢。”

上雪这番话倒是叫薛夫人放下了绣花针，慈眉善目地看着上雪道：“你这丫头真是伶牙俐齿。”

薛夫人虽住在卫府，却丝毫未曾沾染攀权附势的恶习，故而上雪对她也多有好感。上雪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从衣袖中拿出一盒桂花糕递给了薛夫人道：“知道您一直想吃这个，今儿去集市上，专程给老夫人买的。”

“好啊。”薛夫人十分开心地接过桂花糕，又看向卫清歌道：“你看看上雪，回来还知道给我带些我喜欢的，你呢，给我带什么了？”

上雪俏皮地薛夫人耳边道：“我只不过给您带了桂花糕，一年之后，小姐就能给带外孙呢。”

卫清歌面色通红无比，她还没有嫁给冉照呢，眼看着上雪越说越来劲，只好开口道：“不是说你累了么，快回去休息啊。”

上雪知道她这是面儿薄，乐呵呵地朝自己的屋子走去。薛夫人捏了一块桂花糕含在口中，满足地说道：“上雪这丫头倒是有心了，竟然知道我爱吃这东西。”

最初，卫清歌以为上雪待自己的娘亲好，是因为她们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只有自己赢，她才能赢。可是时日越长，上雪反而对她越好，这并非只是将她当作主子，还有亲情在里面。想起上雪曾开口喊她姐姐，她觉得温馨无比。

因是上雪给她们二人留了时光独处，卫清歌便像个孩童一般依偎在薛夫人的肩膀上，看着薛夫人为她亲自绣下的一针一线，心中感慨万分。终有一日，她会让薛夫人走出卫府，脱离卫家的控制。

待斜阳快要落下去时，卫清歌这才开口道：“今日回来见到了大哥，他说戌时要和我们几个姐妹在胭脂阁一聚。”

薛夫人放下手中所绣的衣衫，颇为责备地看了她一眼，急急朝庖厨走去。

卫清歌拉住了她的手道：“不是只有大哥一人来，好几个人要用膳，娘你身子不方便，就不要忙活了。”

“你怎这般不懂事，我们寄人篱下，她们要来吃顿便饭，怎还能不好好招待？”

薛夫人挣开了她的手，一瘸一拐地朝庖厨走去。

卫清歌看着她的背影，原先带着笑意的眸子冷淡了下去。娘说得没错，她们可不是寄人篱下吗？在外人看来，她不过是个养女，能有今日这般荣华富贵简直是太过好命，可又有谁知，她不过是个金丝雀，活活困在这卫府中，即便出了卫府，仍然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她，无论她飞多高，无论她飞多远，最后都逃不出卫天的手掌心。

“薛姨不要忙了，我带着厨子来了呢。”卫邛站在院门口笑着开口道。

卫清歌顺着说话声看过去，不知他何时到的，也不知她与娘的话有多少被他听了去。想起在竹林时他对自己说的那番话，便很快低下了头，掩住难过的表情。

卫邛好似无暇顾及卫清歌，只开口吩咐厨子要做些什么菜品。卫清歌静静地听着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，宫保野兔、赤枣乌鸡汤、清炖蟹粉狮子头、香酥鹌鹑……每一道菜，都是卫青莲与卫西荷爱吃的。她只觉再站下去必然会失态，仓皇地往自己的屋子走去。

待她转身离开时，卫邛才对着厨子说道：“最后做一道干贝银丝羹。”

那厨子微微有些诧异道：“这道菜大小姐跟三小姐最不喜，若是做了……”

那厨子话还未说完，卫邛的面色就沉了下来，那厨子似是十分害怕卫邛会生气，急忙朝庖厨走去。

卫邛看了一眼卫清歌的背影，方才她失落的神情全然被他看见。他怎会不知她喜欢什么。她又怎么会明白，只要是关于她的一切，他都铭记于心，从来没有一刻会忘记过。

卫邛看着薛夫人道：“薛姨在府上住得可还习惯？”

卫邛待卫清歌一向极好，薛夫人见他来也是高兴得很，欲将他迎进来，卫邛却疾步走到她跟前扶住了她，扶她在石桌边坐下说道：“薛姨身子不便，日后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我一声就好。”

“这哪里使得，我在这儿住得挺好，吃穿用度皆不用发愁，比过去的清州不知要好多少倍。”薛夫人回道。

“薛姨可是用不惯我的侍女？”卫邛忽地开口问道。

薛夫人微微一愣，随后想到了他指的是什么，见他面色认真，只好开口道：“老身身子还硬朗得很，哪里需要人事事伺候，月婧那丫头做事机灵，放在老身身边终究是委屈了她。”

“薛姨这话就严重了，月婧能跟着您是她的福气。跟着我，她哪里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前几日你把她还给我，她便几日不吃不喝，任是谁都劝不住。”卫邛说着话，丝毫不放过薛夫人的神情，见她眸子里有一丝不忍，又继续说道，“昨日，她冒冒失失地闯进我的房中，跪求我在您跟前说些好话。她说只有跟着您，她才知道她并不单单是一个侍女，还是个被人疼爱的晚辈。”

“薛姨要是可怜她，莫不如将她留在胭脂阁，一来清歌出嫁后，胭脂阁必是冷清不少，留个能说话解闷的人在身边，总会好过一些。二来也算给她个自由身罢，让她跟着你之后，我便不再过问她日后之事，您看如何？”卫邛试探性地问道。其实他心里早就明白薛夫人必是会答应下来。

薛夫人考虑了良久，终是点了点头。

卫邛见之，便笑着开口道：“月婧若是知道能再回到您身边，真不知道要高兴地哭成什么样子。”

“薛姨心地善良，月婧若是跟着您，真是她前世修来的福气呢！”卫青莲才刚走到胭脂阁，就听见卫邛说，要将月婧再送到薛夫人身边，她气得简直要咬碎了牙。那月婧明明是个厉害的角儿，偏偏在薛夫人的面前装得可怜兮兮。起初她以为月婧是自己的人，后来才明白，月婧竟然在帮着卫邛做事。若非如此，薛夫人早就成为她手上的蚂蚱了。

卫青莲面上虽笑得温柔可人，实际上，恨不得将薛夫人绑起来，困得她永世不得翻身。想起自己派去的人要么是离奇死亡，要么是彻底消失，她就火冒三丈。卫邛口口声声说不喜欢卫清歌，可暗地里却为她做了这么多。这个卫清歌到底有什么好，爹对她满意，冉照也喜欢上了她，连卫邛也死心塌地地护着她……

“大姐，薛姨做的吉祥如意卷可好吃了，跟着薛姨就是有福气。”卫西荷并不知

道卫青莲心中所想，看着她满面的笑意，以为她在说些让薛夫人开心的话，故而也跟着开口赞道。

卫青莲暗骂了她一声“蠢货”，却笑着和她一道走到薛夫人面前坐下，与薛夫人一起谈天说地。卫青莲本就能言巧语，言语间妙语连珠，又专挑薛夫人有兴趣的话说，时不时地，薛夫人便开怀大笑，卫西荷虽不如卫青莲这般四面玲珑，却也极会讨薛夫人开心，一时间气氛祥和极了。

卫清歌坐在屋子里，听到她们相谈甚欢，隐隐地不安起来。她没有傻到，会认为卫青莲与卫西荷是喜欢自己的娘亲才会哄她开心。娘亲这一生心思单纯，她们这般费力讨好，必是希望日后能来胭脂阁多走动。虽然卫青莲会嫁给太子为妃，可卫西荷却仍然在府上。难道是卫青莲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对自己动手，转而开始对付娘亲吗？她忽然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打开了门便走院子里去，待走到卫西荷身边时，狠狠将她推倒在地。原本正有说有笑的人，因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皆愣在原地。

“二姐，西荷做错了什么事，你要这样对我？”卫西荷坐在地上，眼泪滚滚而下。

卫青莲上前将卫西荷从地上扶了起来，微微责备道：“二妹若是对三妹有所不满，你尽管说出来让她改就是了，何故做这样的事让她伤心？”

自始至终，薛夫人只坐在石凳上静静看着卫清歌。卫清歌气势汹汹地看着卫西荷道：“上雪因何生病，你心里再清楚不过，你还说你没有错？”

卫西荷顿时面色惨白起来，支支吾吾地摇头否认。卫清歌一把揪住她的衣襟，怒红了眸子看着她道：“我去宫里陪伴昌乐之时，你曾端来你亲手煮的玫瑰粥，正巧娘那日睡得早，你便将粥赏赐了上雪，后来她就生了一场大病！”

“我没有！”卫西荷吓得方寸大乱，只转过头看着卫青莲。

卫青莲比卫清歌更为愤怒，拔高了语气道：“你以为看着我，我就会替你说些好话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，你在粥里做了什么手脚？”

“我确实是想讨薛姨喜欢，做了一碗玫瑰粥，因为头一次做，怕味道做不好，这才在街上买了小贩的秘制调料。我没有要害你啊薛姨。”她紧紧抓住薛夫人的衣

角，哭得伤心极了。

薛夫人将她揽在怀中，轻轻拍着她的背道：“薛姨信你，薛姨在清州的时候，也曾买过小贩的东西，后来险些让清歌吃坏了身子。以后不要再信那些偏方了。”

卫青莲心底舒了一口气，还好薛夫人信了那一套说辞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卫清歌会在这个时候将旧事重提，让她险些乱了心神。

此时，卫清歌满是恨意地看着卫西荷，冷言冷语地道：“上雪尚且年轻，都要躺在床上多日才能痊愈，倘若是我娘喝下那碗粥呢，那她要多久才能好起来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卫西荷带着浓重的哭腔道。

“既然是无心之举，你就不要再怪罪她了。”一直未出声的卫邛此刻开了口道，“今日，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莫要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了。”

卫清歌冷笑了两声，松开了抓住卫西荷的手。有侍女见卫清歌满面怒气，不敢走上前，只远远地开口道：“菜肴已备妥，可以用膳了。”

方才卫清歌怒气冲天的模样将卫西荷生生地吓住，此时卫清歌不动，卫西荷自然是不敢动的。她怯生生地瞧着薛夫人，薛夫人起身牵住她的手道：“清歌不懂事，我们不要跟她计较，薛姨与你一起去用膳堂。”

说罢此话，薛夫人起了身，牵住卫西荷的手朝厢房走去。卫清歌深深看了一眼卫青莲，嘴角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。卫青莲被她盯得毛骨悚然，疾步朝厢房走去。

若不是她们做了亏心事，大可不必这般怕她。越是怕她，越是说明她们心中有鬼！卫清歌冷冷笑着，正欲跟上去，卫邛却按住了她的肩，卫清歌立刻将他的手从肩膀上打了下去，但凡他稍有动作，她就浑身不舒服。他既然一心向着他两个好妹妹，那就不要再管她的事了。

卫邛见她眸子里满是怒意，倒是笑了笑。想来她这般生气，必是认为他不帮着她呢。此时，胭脂阁并无人在监视，卫西荷与卫青莲二人又已走远，他终于可以将自己想说的话对她说出来！他看向她，十分认真地说道：“西荷是个没脑子的人，你此刻对她大发雷霆，她一准回去告诉爹，倒是你会吃亏。”

卫清歌抬起头看着卫邛，见他眼神清澈得毫无一丝杂念，像极了在山中陪伴她

之时。她自认为只要与人相处得久了，就能将那个人看得通透，可她却对卫邛始终捉摸不透。

“傻了？”卫邛笑道，“走了！”

揣摩了半天卫邛的心思，卫清歌仍旧一无所获，只好在他身后跟了上去。只听卫邛再度开口道，“你嫁给冉照之后，还会记得我这个大哥么？”

若是他待她一如往昔，她必然会万分不舍，可今时今日，她只觉能够离开卫府，反而让她松了一口气。如今，冉照对她可谓是一心一意，她开始有些期待能够成为冉照的妃子。

“人生就是这样残忍，你待一个人好一辈子，却做了几件事伤了她心，她就可以恨你一生。而另外一个人不管怎样伤她，只要后来做了让她喜欢的事，她就会惦记一辈子……”卫邛在她面前一向强硬霸道，甚少有这般伤感怅然的时候。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忽然停住了脚步，伸手抚了抚她的面颊，似是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却见到她满眼的疑惑和戒备，他在她心中终究不再是她的依靠了。他意识到这一点，只觉满心酸楚，所有想要说出口的话都咽进了腹中。

见他忽然朝厢房走去，卫清歌微微想了想，却仍旧没能想得明白，当时他停下来到底要说些什么。

厢房里菜肴早已摆好，只等卫邛与卫清歌一来便可以开席。上雪站在门口，见卫邛阴沉着脸色，有些害怕地低下了头。卫清歌进来后，众人这才开始用膳。薛夫人亲自为卫西荷布菜，好似方才什么事都未发生一般。卫西荷心情好了起来，笑嘻嘻地吃着自己喜欢的菜肴。

卫青莲温婉有礼，在薛夫人为卫西荷布菜时，她细心地挑出鱼刺，只将鱼肉放进了薛夫人的碗中。薛夫人见之，对卫青莲更是赞不绝口，当着卫清歌的面，直夸卫青莲贤惠得体，卫清歌低着头吃菜，一言不发。

“薛姨！”卫邛忽然出声打断了薛姨对卫青莲的夸赞，端起面前的一杯茶道，“我是看着清歌长大的，她要嫁人，我这个做大哥的难免有些不舍，也知道她在府上最舍不得就是您，今日能聚在一起，也是想当着清歌的面跟您说一声，以后清歌不

在府上的时候，我会常来看您。”

薛夫人接过卫邛递来的茶，慢慢喝了下去。她既然喝了卫邛的茶，就表示她接受了卫邛的话。

一直沉默不言的卫清歌心情十分复杂，卫西荷来看娘亲是不安好心，那卫邛来看娘亲又抱着什么样的目的？时至今日，卫邛对她的变化已是让她无论如何也不敢再信任了。若说，卫西荷是受了卫青莲的鼓动来胭脂阁，那卫邛呢，莫非是爹的命令？卫清歌想到这儿，吓得手一抖，筷子掉在了地上。

“都这么大了，做事还这样马马虎虎！”卫邛见清歌尴尬地弯下腰去捡筷子，低声斥道。

上雪站在卫清歌身旁，替她又添置了一双筷子。卫清歌心神不宁地吃着碗里的饭，竟是连他们谈了些什么都不知道。

膳毕，卫清歌与薛夫人将她们送出胭脂阁后，薛夫人拉住她的手道：“你这孩子做事一向有分寸，今日对卫西荷那般必是焦急坏了。娘方才说的那些话不是真心的，只不过是为了让那两个卫家的女儿开心，你可是因为娘夸了青莲与西荷才不开心？”

薛夫人是清歌的娘亲，她自然明白娘说那些话的原因。此刻，她却故作难过地点了点头，她不要让娘亲知道她所担心的是什么，她要让娘亲一直都活在简单快乐的生活里。

“娘跟你赔个不是。”薛夫人摸了摸她的头，就如她还在幼年时光时那般安慰道，“今夜跟娘一起睡可好？”

卫清歌“嗯”了一声，半晌又道：“以后西荷要是再来胭脂阁，尽量不要与她见面。她做事大大咧咧，我怕她伤了你。”

薛夫人看着她满面的忧色，只道她被卫西荷那碗玫瑰粥吓破了胆，故而将她揽在怀里，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安慰道：“娘不是傻子，她若是再送来吃的，娘不吃就是了。你别总是瞎担心，过好自己的日子才重要。”

卫清歌紧紧依偎在薛夫人的怀中，看着晴朗的夜空，满天的星子一闪一闪，很

是漂亮，可她没有多余的时光可以再分给薛夫人一些。两日后，如果再想见到薛夫人，就要等到卫天安排她新的任务了。思及此，她垂下的眸子里忧伤无比。

上雪远远地看着她们相依相偎的画面，她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娘是什么时候……如此说来，卫清歌倒是比她幸运得多，至少这世上还有人真心实意地爱她，可自己却什么都没有。正因为她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她才要不断地往上爬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活下去，甚至拥有很多。这是卫天教给她的道理。她看着卫清歌一步步俘获冉照的心，连刺杀太子冉基一事也被她用计策抹去嫌疑。如今，冉基待她已经大有不同了。紧接着，她出其不意地令丽妃对她赞赏有加……她实在聪明极了，又有卫家在身后支撑，过不了多久，她就会成为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的人。自己又是她身边的人，必然也会风生水起！

出了胭脂阁，左拐便是一片梅树林，卫邛在前面疾步走着，卫青莲与卫西荷在他身后紧紧跟随。卫西荷嘟着嘴抱怨道：“大哥你真的是太偏心了，每次只有在清歌面前才会笑，出了胭脂阁，你就板着一张脸。”

卫邛转过身看着卫西荷，冷声问道：“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

“是我自己看出来的。”卫西荷见卫邛方才在胭脂阁用膳时，对薛夫人有说有笑，可现在却对她冷言冷语，心里一阵难过，朝着他吼道，“卫清歌算什么东西！她不仅霸占着爹的疼爱，连你都对她这么好！我跟大姐才是你的亲妹妹，可是你却一心向着外人。卫清歌这个贱人……”

那个曾在他面前撒娇可爱的卫西荷，此刻竟如市井泼妇一般说着粗俗的字眼儿，卫邛的脾气忽地被激了起来，狠狠打了她一巴掌。打完之后，他自己也愣住了，就算他心中再气，也没有想到要对她动手。

“你竟然为了她打我？”卫西荷捂住肿了半边的脸颊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卫邛，泪水忽地滚了下来，断断续续地哭泣道：“我才是你的亲妹妹，卫清歌不过是爹因可怜她才收的义女，她不知报恩就算了，还占了我们的家。胭脂阁是大娘住的，难道你忘记了么？大娘死得早，她的住处……爹谁都不让住，卫清歌凭什么住，她凭